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古今紀要

四十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一



讀文集

歐陽文

詩

顏跖總說處提顏子云豈減跖所榮跖本無榮顏本不當與跖較榮辱而歐公云爾全用所字幹意蓋跖自以為榮者若說跖之榮則非矣初讀疑之三味乃見

黃牛峽詩不是黃牛滯客舟謂江惡舟遲常見此石在山也

日抄歐文六十一卷

憶山詩說三峽江如自天傾岸立兩崖闔

哭曼卿謂才高不少下闊若與世疎

送惠勤詩叙東南宮居飲食山水之勝捨之而從我

求仁義

水谷夜行詩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見平旦氣象

極工此詩說蘇子美詩雄桷聖俞詩清

班班林間鳩寄其夫人之詩也云易安由寡求此其

為家之法

暮春詩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有太平氣象

牡丹圖有元化朴散之語然洛陽以此成俗而歐公

初譜之亦助其瀾者也

憎蚊詩始以乾坤廣大之語終以麟鳳不見之語詠微物而先以大者言之文法也掃庭露青天坐月蔭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語意清絕矣

寄題滄浪亭風高月白最宜夜極切末借鴟夷言之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淥浪搖醉眠翻得絕佳

菱溪大石一詩形容布置可觀文法

紫石屏歌文之奇者也廬山高詩文之豪者也橄欖詩言忠愛蒼子華安無詩指陳治道之要者也橄

日涉園文六十一

一

不

欖詩曰錫飴兒女甜遺味久則那奉蒼子華詩曰蠹弊革僥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爲不仁

人

梅聖俞寄銀杏詩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百箇得之誠可珍又七卷李侯家鴨脚云鴨脚生江南自注云京師無鴨脚李駙馬自南方移植蓋銀杏名鴨脚中原所無也今江南有草名鴨脚而此果則自名銀杏

車螯一名車娥歐詩有泥居殼屋之語○蛭無心

贈沈博士適歌言春調醉翁吟也云我共進調居除
山名雖爲翁真少年前詩又云我時四十猶精力
自號醉翁聊戲客

送吳生論改過甚暢

樂哉襄陽人送劉從廣先序襄陽之勝而勉以德化
其文騷以婉

洗兒歌爲聖俞作簡而勁

夜聞風声苦暑君勿厭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
歸歲將寒云云不獨草木爾若形安得完此等善
觀時變感慨有味

日抄又真六一

天二

庚子度

白鸚鵡詩先將白先說擺兩陣方合說又三節而終

焉文法最可觀○蝦乾字出清明前詩

又酬聖俞韻歡情雖漸鮮老意益相親形容晚年交
游之意最工○頭魚海魚之大而謫死者

歸田春夏詩有味殆田園雜興之祖歟

明妃曲推手爲琵琶却手琵琶是琵琶兩字也

鬼車一首先序其声之怪次述老婢撲燈之說以言
其所以爲怪終之不足怪而呼婢炷燈焉且亂之

曰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曲盡文章
之妙矣

讀書一首始言讀書之樂中言仕宦不暇讀而終之以乃知讀書之樂無限前後照映文亦甚妙
鴨鳩者催明之鳥京而謂之夏雞
贈李士寧一首文宏放

感事四首闢學仙者之妄甚精切如曰一旦隨物化
反言仙已成如曰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

昇天檜一首其說謂老子自此乘白鹿昇天如上虞
劉樊升仙木之類也歐謂曰惟能乘變化所以爲
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柰何此
鹿起平地更假草木相攀緣乃知神仙事茫昧真

偽莫究徒相傳

齊州有舜泉○四字丹書萬仞崖四句見戲石唐山
隱者末章

古賦

蟬聲賦秋聲賦之脫灑病暑賦憎蒼蠅賦之布置皆
當成誦山中之樂一首贈慧勤者模寫變化亦一
大奇

論

正統論費辭數千言不過進秦於五代秦果二代哉其
說謂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山巢誠心授有德者

哉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秦始皇
豈亦承祖宗深仁厚澤數百年素定之天下如桀
紂雖不肖亦不得不以其祖宗之故俾襲世久者
哉且其欲尊秦也則咎論者之私東晉私元魏然
東晉豈不正於秦元魏豈不賢於秦而公切亦然
抑彼揚此者豈私秦哉秦何人而公私之哉豈難
累萬言世豈有以公故而謂秦三代者哉

本論謂堯舜三代時禮義明佛不能入善矣復使當
時其人已入其法不行則爲確論今按佛生方當
周之衰去中國極遠不相通至漢開西城而佛說

久益盛至後漢以漸入中國者時勢則然非昔不
能入而今可入也謂禮義者勝佛之本當修其本
以勝之喜矣然人不爲佛之徒屋不爲佛之居徒
有其虛文浮傳於世如異說妖術之類則可使人
講明禮義此之信不彼之信是爲勝之今按齊梁
元魏以來自萬東以下尊事之人民歸其陷誘石
祖夷狄以攻吾中國之仁義山川爲其吞併立秦
中國以朘吾民生之高血雖有禮義已無所施顧
反曰講而修之則佛無所施矣必火其書虛其居
又果何見也且公之爲此說特譬之善醫者不攻

其疾務養其氣耳獨不聞若藥不暝眩厥疾不廖乎客邪外毒深入心腹而不攻之去且立而視其死矣何氣之可養養氣之說特可施之攻疾已去之後疾已危劇氣僅一縷捨疾不攻而徒曰養氣亦何氣之可養乎甚矣攻佛法之害政昌黎之說盡之攻佛教之害人心晦菴之說盡之不能明言其所以害而徒疾声大呼以泄其憤右祖徠之怪說盡之歐陽公所謂上續昌黎斯文之傳者正以闢佛一事然本論不過就昌黎改易新說而適以消剛爲柔如閉關息兵惟敵之縱而曰我修政事者尔嗚呼殆所謂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歟朋黨論謂君子有真朋足以解萬世人主之疑爲君難論謂用人聽言專決之失在於違衆足以指萬世人主之迷

易或問謂大衍筮占之一法繫辭非聖人之作穆姜道乾卦文言乃先夫子之生十五年筮占之法雖是而言則非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定策乾用九坤用六皆謂以其所用者各爻

春秋論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有非弒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

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泰誓論謂十一年伐紂即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無文王稱王改元之說一惟取信於經

縱囚論上下相賊字恐太甚要是三代後盛事若矣聖人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則至論也

神道碑墓誌

丞相文惠公陳堯佐神道碑 潮州戮鱷魚壽州活

饑民自出米為倡而浙是錢塘新土易滑州築陳公堤

治開封一以誠諭少年無犯法者凡公外庸之略

日抄歐文六一卷

四七

六八

如此為大常丞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七年不遷而十典大藩六為轉運使位極人臣壽八十二與伯仲堯叟堯咨已貴而諫議公省華尚無恙天下以陳氏世家為榮

范文正公神道碑幼孤刻若慨然有志於天下為諫官以爭廢郭后貶制西賊參大政碑中所著皆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王質神道碑盜殺其徒而自首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非法意文簡公程琳治益州燈夕火起預戒人救止不以白

有言寧謀變者笑曰吾自知之卒無事治開封數
歲治益精明爲三司禁中有所取未嘗言爲參政
每宰相欲有所私輒衆折之西北宿重共嘗任河
北陝西之重威惠信著

王文正神道碑旣言其爲賢宰相而徐述其寡言笑
善處大事數項終以不求恩澤

晏元獻爲相當元昊反請監罷軍無以陣圖授諸將
此最革弊之大者

余靖居四諫官之一使虜得其要領破僂智高經制
五管十年移檄而交趾

日抄歐文六一

八

六

張谷羸而能久冀褒贈以榮其親

周太僕行三年喪歐公發越甚至
唐介之父之墓發明有子之榮

瀧岡阡表述其母記父之言謂祭而豐不如養之薄
謂治死獄嘗求其生

丁寶臣喪其兄三年

薛奎舉進士爲州第一以讓王巖 析富人皆爲三

以嫁其三女 治蜀尹京寬猛異施參大政慚不
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歐公與王拱辰皆其壻也

王拱辰之父爲潁州司法有朱氏殺盜當死公曰爲

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
法意耶

蔡君謨之弟君山誌自無狀有一節深一節文法極
可觀誌黃夢升文法亦類之

誌薛簡肅之子質夫死而無後論自古賢人君子未
必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
孫而傳爲善者可以不懈爲簡肅公者可以無憾
發明精切

誌尹師魯天下未必盡知其材其言哀痛

歐陽載誅浮圖誘民投水考○杜杞平蠻殺降○公
於程文簡旣爲神道碑又誌其墓

杜祁公墓誌公越人葬應天府三代皆顯官家故饒
財然愚按邵氏聞見錄謂其貧依濟陰宰蓋初平
流落事也

君源魯師之兄

梅讓者詢之兄堯臣字聖俞之父

蘇舜欽字子美祁公之壻以祠神會廢居滄浪今蘇
州韓國也○鎮聽事載其誌云鎮其聽去舉進士
王堯臣体量西事薦用韓范安撫涇原言將不中御
權三司使去盡散積錢數千萬爲樞密副使裁損

濫恩

吳育治開封京師肅清元吳友獨言其不足責
李端懿大長公主之子每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
至牽利欲遂亡其所守况驕佚易習而生長富貴
間耶

許元長於治財先是錢不足償買人入粟塞下者少
公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
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歲漕不給治千艘
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
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而為
司十三年餘粟百萬不獻羨餘

孫甫字之翰在諫院多直言雖為杜祁公所薦尹洙
所善言之不避

梅聖俞窮而工詩
江鄰幾亦長於詩

薛長孺良孺墓誌皆簡肅公奎之猶子
祖徠先生墓誌葬吾世未葬者七十喪作慶曆詩褒
貶大臣太學之興自先生始

樞副胡宿墓誌興湖學築塘封還楊懷敏詞顯清儉
謹重發不可回而其要歸於忠厚少嘗言一浮圖

謂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公曰非吾欲也

蔡君謨誌諱襄四諫官之一救唐介知泉福有惠政
興學校經術定表制禁虫毒教醫樂治京談笑無
留庫治財纖悉皆可法不書温成皇后碑

劉敞仲原誌

知制誌封還石全彬詞頭奉使知虜

山川諫

宗受尊號治揚鄆永興皆有惠政博

學無不通一據九制

三十七卷皆宗室墓誌無一壽者

狀

蔡齊行狀倅濰州有刻稅印者緩其獄丁謂欲邀致

日抄歐文六十一

十一

相拒不受不為太后記景德寺知密州除公稅弛

鹽禁沮惕太妃垂廉

辨荆王獄勸納叛蠻不聽

後為亂契丹兵屯幽州公料其必不動狀之終曰

按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然

則行狀為謚議設也不著三代姓氏

許秋行狀諭邊事趙普稱之知興元修蕭何山河堰

諭京湖蠻知揚州答子弟不法者曰此非吏法乃

代汝父兄教也

記

泗州先春亭記先叙其修堤次餞勞之亭次通漕之

亭然後歸先春亭而證以單子過陳見其川澤不
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之說謂皆三代為
政之法而張侯之善為政也

夷陵縣至喜堂先叙其儉陋次叙朱侯能變其俗次
自叙得善地而忘其憂

峽州至喜亭記叙岷江之險舟人至此而喜

御書閣記為登真宮作也善回護而不主佛老之說
畫舫齋記始言為燕居而作次反言舟之履險而終
歸舟行之樂三節照應

王彥章畫像記述其以竒取勝以嘆時事文字展轉
不窮

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有樂無戶而釋菜無樂皆禮
之略者今於其略者又不備焉

吉州學記思見道化之成

豐樂亭記又滁於五代被兵而今事事以歸德於上
醉翁亭記以文為戲者也

滁州菱溪石記偽吳時貴將劉金園石六公取其二
尚存者置郡治因以劉氏興衰為戒使後來者不
復取而去

海陵許氏南園記許子春以發運使治七十六州之

材治數畝地以爲園不足施其智亦不足書而紀
其三世孝悌之迹庶幾園有連理駢枝之木不爭
巢不擇子而哺之禽鳥焉

真州東園記爲發運使施正君許子春判官馬仲塗
三人相得而作記園池之勝皆疇昔榛莽

浮槎山記取陸羽茶經善論水以山水爲上江次之
井爲下浮槎乃山水之亂泉漫流者張又新載劉
伯芻李季卿列水次第不次浮槎而次龍池爲非
有美堂記天下之兼得其至美與其樂者惟錢塘而
錢塘之兼美惟有美堂盡得之

六十一
日抄分類歐文

十三

文苑

相州畫錦堂記載韓公大節出畫錦之榮之外

仁宗御飛白記因子履得御賜而及朝廷一時之
盛

峴山亭記記羊叔子遺風

序

章望之字表民序列一鄉一國以至天下萬世之望
祕演詩集序惟儼文集序二僧皆石曼卿故交因曼
卿而序之

詩譜後序載慶曆四年始得詩譜於絳州而補正之
謂先儒之論非悖理害經者不必相詆訾盡其說

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

集古錄目序論犀象珠玉皆難得之物而好之者無不至古刻字書非難得而不至者好之不九也自序好之專一終不以彼易此

蘇氏文集序爲字美作傷其不遇

鄭荀改名序論諸子獨荀卿好聖人學荀卿而又進焉則孰能禦

韻總五篇僧鑒筆所類序其用心之專

送楊寔序言學琴於孫道滋其樂可以忘疾

送曾鞏試黜而歸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

六一一

日抄分類歐文

十四

汝敬

田畫之祖爲將平蜀江南有功天下既定而畫以白衣試有司因與之登夷陵慨然覽王師嚮所用武之山川

謝氏詩序謝景山母好學通經女弟希子也能詩

送張唐民歸青州序三代王道備士生其間故多賢後世士有賢者尤可貴於三代之士

送王陶序君子之用剛審力視時而又深戒於其初孫子後序注孫子者三家曹公杜牧陳皞而梅聖俞復爲之注

梅氏詩集謂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惜聖
俞幸生盛世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

宋祕丞宣獻公之子不以門地驕人學問好古常若
不足

送徐無黨死而不朽者惟修於身其次施於事勤
世盡心於文字間者可悲也

廖倚謂無龜書出洛之事

外制集序(仁宗)用韓富范銑意太平公知制誥

禮部唱和序從王者考貢士六千五百絕不通人者

五十日因相為歌詩以宣其底滯

日抄歐文六十一

十五

原

內制集序論青詞聖文用釋老之說祈禳祕祝近里

巷之事而制誥拘於四六果可謂之文章歟

帝王世次圖闕太史公本紀之失凡帝王事可法於

後世者孔子蓋論者之矣久遠難明不知不害為

君子者不道也

思穎序歸田錄序皆誌求閑之意但歸田序有不能

依阿取容一語雖反說以譏世理恐未安

六一居士傳記藏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

琴一張棊一局酒一壺與已為六一以軒裳陸組

為累而以老於五物之間為適

書

通進司上書言治西賊三事其一曰通漕運乞浚治汴渠求裴耀卿所開陸運十八里泝河而入渭以通水運文自武昌漢陽襄郢泝漢十一二州漕物頓之南陽爲輕車置十五六鋪以入關以通陸運其二曰盡地利乞驅游手及鄉兵以耕閒田其三曰權商賈謂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今國家反妬大商之分其利欲專而反損

準詔言事上書謂非無兵無將無財無禦戎之策無可任之臣而患不謹號令不明賞罰不責功實

北歐文六十一

十六

答陝西安撫范龍圖辭辟命謂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不易

答李詡書言性非學者所急且釋中庸率性謂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亦異乎諸儒之爲訓矣

上杜中丞論舉石介爲主簿尋被罷而不爭議論婉切極可觀

與曾鞏論氏族謂考於史記皆不合

策問

周禮六官之屬五萬餘人如其不耕而賦何以給之疑中庸誠明之說恐未安又疑大傳生卦之說

周禮詢事讀法一歲九幾疑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

祭文

祈晴雨祭文

外集

詩

多與尹師魯梅聖俞作云師魯天下才又詩云聖俞翹楚才嘗答聖俞詩云文會恭余盟詩壇推子將公以文自任謂詩不及聖俞也

捕蝗詩言蝗當早捕或以踐苗為戒而不捕者非

抄文在六一

十七

江字名

落頭鮮

均州俗好腐魚落頭鮮見第六卷送黃通之詩

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

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見第七卷凡八句

致仕後詩尤灑落見第七卷

賦

蝨蛉賦謂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皂隸是蝨蛉之不若也此為感慨餘不及此

州名急就章以州名叶韻自一字至二十四字惟高

富沈當四州偶遺

論

時論三篇原弊言農兵儲言屯耕塞垣言邊界
石鷁論謂左氏以石墮為星鷁退為風公羊言視石
數鷁而次其言穀梁言微物而謹紀其數皆非也
三年無改問謂蹈道則未愚按天子之言甚明無可
辨者今以其喪服言恐非本旨
身或問謂繫辭非聖人之言

詩辭自是一家

誌銘

祁公碑銘云負材與畜德者所享不同

楊公誌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

六十一日抄分類文集

二十八

士通

先君墓表母述其言謂祭必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
薄也御酒食又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可及也
為吏夜燭治官書曰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
求其死也

記

樊侯廟災記盜有剽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雨雹人咸
駭謂神怒公謂侯不能保其心腹腎腸而反貽怒
於無罪之民風霆雨雹夫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
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豈適會民之自災也邪愚謂
公正論也不必更設疑辭耳

東齋記爲河南王簿張應之作也謂閑居平心以養
思慮故曰齋每体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
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雄富偉麗之說
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体愚
謂此公自得之趣託之以發者也

偃虹堤記洞庭天下之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
衝也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
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近之人皆蒙
其利焉則勝侯之惠利可以數詩哉夫事不患於
不成而患於妨壞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
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已往之心則
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

大明水記陸羽茶經論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未嘗
品第天下之水味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
伯芻謂水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有二十種
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
者妄說也羽論水惡溇漫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
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三琴記吾家三琴其一金暉一石暉一玉暉金暉聲
揚而遠石暉清實而緩玉暉清而餘然惟石暉

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老人之所宜也琴曲不
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已有之不必弃

序

送方希則序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昔公孫
嘗退歸鄉人再相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
聞報罷而終為漢各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
寔鬱埋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耶夫良工晚
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止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襟
囊中所畜爾

六十一

二十一

分月

送陳經秀才序隋煬帝初營宮洛陽望却山南望曰
此豈非龍門耶也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龍門
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鑿山兩麓浸
流中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然洛
陽多達官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
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儂旁扶登覽未周意色已息矣
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然
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能之

送揚子聰序河南大府也參軍欲進自達不可得其
問能以頭角頽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
郡不特頽然而出矣

送廖奇字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相
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
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猶多故
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

送梅聖俞序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
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
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
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梅君聖俞其所謂輝

日抄公集文集卷之二

廿一

光緒

然特見而精者耶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
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
歡然以相得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

刪正黃庭經序無仙子自號無仙以警世人之學仙
者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
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蓋命

有短長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
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黃庭經者魏晉
間道士養生之書也世人執奇惟訛舛之書欲求生

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若大雅君子則豈最於此
傳易圖序謂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
講師臨時之說且謂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
出於費氏孔子之古經亡矣愚謂此公一人之言尔
月石硯并歌序張景山號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
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爲

傳

桑懌傳懌開封雍丘人舉進士再不中耕汝穎間歲
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召少年戒盜不可爲少

日抄公類文集卷六十一

廿二

朱

年皆諾有老父死未斂盜脫其衣懌疑少年王生
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知覺明日縛之詰共盜
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盜獨格殺數人又
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
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城轉運司奏其事授邾城
尉俘惡盜王伯明道景祐之交有惡賊二十三人
不能捕樞密院召懌至京使名捕懌變爲盜服入
一媪家饋之女盜媪以爲真盜稍就語及羣盜曰
彼聞桑懌來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今皆還某
在某處懌盡鉤得之部分軍士凡二十三人一日

皆獲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往者數輩不能定因
命懌往盡手殺還授閩州祗候讓不受予謂曰讓
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譏懌歎曰譏何累若欲避名
則善皆不可爲已卒讓之

書

上范司諫書謂天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然
臺諫失職取譏自世所繫尤重司諫之赴召人已
期其必爲諫官爲諫官矣乃久不言士平居患不
得言得言矣乃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鋪叙有法
與昌黎諫臣論相表裏

日抄分類文集六十一

卷二

晉

與張秀才書謂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
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賈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
無資攘臂以游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
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子居其間
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
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又書云生於孔子之絕
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
者也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
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
而已

與石推官攻其書法之漑

與高司諫書攻其不救范希文也云希文平生剛正
今以言事觸宰相足下不能為辨其非辜不過作
一不才諫官爾乃反昂然自得毀其賢以為當黜
夫力所不能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
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當其驟用時何不一
為天子辨其不賢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
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
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為賢亦不免責以為不
賢亦不免責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
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
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昨日安石貶官師魯待罪
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
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猶以希文為不賢而當
逐則予所言乃是朋邪願足下直攜此書早朝使
丐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
臣之一效也此書既上高若訥果以聞于朝而公
貶夷陵令

與尹師魯書公貶後作也云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
沈默異恠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

丁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恠交口譏之不知此事古
人日日有也每見前世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下
避誅死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雖翰文公
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無
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爭氣是以謝景

子云爭氣者不可與辨

答孫正之書三十年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聖人爲
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博其經
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縣有古碑圖經以爲儒翟先生

日抄分類六十一

方子

名保

碑其題額乃云喜儒學先生碑學字疑非翟字莫
有識者說文亦不載

與陳負外書言狀牒之原古惟鉛刀竹木而削札爲
刺止達姓名寓書於簡止爲問好官府公事上而
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等相往來曰移
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以私自達其長候
問請謝曰牋記書啓唐世稍增始於刺謁有參候
起因爲之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
如公事。肩從齒序

答宋咸書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

答陳知明書士之相知不必接其迹也

問王深甫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

祝文

祈雨旱非人力之能為雨者神龍之所作

譜

歐陽譜圖序少康封庶子宇禹祝是為越至句踐五世孫無疆為楚所滅楚封其子蹄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為氏其後君干乘者所謂歐陽生居渤海者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堅石名建趙王倫之亂見殺其族南奔長沙至歐陽

日抄分類文集卷六十一

大行

立保

琮為吉州刺史因家吉州琮八世生萬又為吉州安福令而歐陽公之祖始居沙溪沙溪分屬永豐公初孤母攜君隨州老居潁州惟葬母嘗一歸吉州時年四十七

硯譜端石出端溪本以子石為上俗訛以紫石為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歛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有鋒銜者尤佳大抵多發墨端又以此品為上龍尾又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相州古瓦朽腐不可用今人澄泥作瓦埋土中久乃用為硯尾瓦皆發墨優於石

記跋

洛陽牡丹記洛陽於牡丹不名而直曰花以名之著
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品曰姚黃曰魏花曰細
葉壽安曰輕紅曰牛家黃曰潛溪緋曰左花曰獻
來紅曰葉辰紫曰鶴翎紅曰添色紅曰倒烏檀心
曰朱砂紅曰九藥真珠曰延州曰多葉紫曰麗葉
壽安曰丹州紅曰蓮花萼曰一百五曰鹿胎花曰
甘草黃曰一撒紅曰王板白洛陽至東京六驛舊
不進花其進自留守李迪始花不接不佳其接以
社後重陽前花木去地五七寸截之乃接封以淮
蒟葉作菴草之南向留小力達氣至春乃去此接
花法也種花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片和
之以殺虫之食根者此種花法也澆花用日未出
或日西時九月旬一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
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法也花每
生每去其小者止留一二朶花落即翦其枝勿容
結子春初去蒟菴即護以棘使氣暖此養花法也
讀季翱文謂韓愈嘗有賦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
飽之無時尔翱為幽懷賦慮行道之猶非又恠神
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

爲憂然公蓋有感之言也

論尹師魯墓誌謂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
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惟孔孟可當愚意文簡有法
各隨其宜豈必春秋通知古今各隨其分豈必孔
孟未聞文王謚文而孔文子不可謂之文也公與
師魯平生交而故爲譏貶何哉俄又云然在師魯
猶爲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後可當孔孟然
後可當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馳也

書荔枝譜後牡丹花之絕而無其實荔枝果之絕而
非名花二者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

日抄八類文集六十一

北八

汝敬

跋學士院題名云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祿之
寵旣都榮顯又享清閑惟學士也頃俾參政却思
玉堂如在天上

題青州山齋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
已有

程文

斷雕爲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金
真疊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
疊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斷之雕且斷雕者史臣形
容反樸之意然爾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破題即云夫至治之極也塗耳
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然則歐公初
年其學亦自黃老來也

易童子問

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出策問

公自述其見也然世有伊川傳矣至繫辭則謂與文
言說卦皆非聖人

內制

自序近体不可言文章其論高矣繼言集錄以備退
閑檢視嘆士大夫之盛衰幾於世俗之論殊無謂
也

日抄文集六十五

廿九

歐厚

表狀啓

謝宣召入翰林狀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
識朝廷之故事摺紬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恩旣
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

乞出表狀多怨蔣之奇彭永思之攻已詆斥語多不
平繼乞根究飛語之所從來事卒得直二人貶而
公亦出

乞出表退止一辭今臣三請云云老將疾以借來形與
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窮今也病衰駑

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而歸。又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者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新之夏亦容辭仕。又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宥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過。必也處之無愧然後得以為榮。

上晉李士意啟等皆少年之作一旬一故事非晚年明白言意者比。

回李舍人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

日抄文集六十一

州

士道

煥三代之文章雷動行敬言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

奏議

論麟州事宜謂有之則困河東弃之則失河外莫若擇一土專家委之自守非王古不可苟善守則世任之愚謂此古要荒之法而我太祖禦西北邊之故智也安邊之策莫此為上。河東一路實收錢自足支遣乞罷錢鐵錢母誘民犯死。河東緣邊地禁不耕而仰食北界陳四害乞耕替地。契丹刘三撥自向化南歸陳可納者五。

上時宰書論河北地產謂東負大海鹽稅弛以利民
西有高山產寶文官禁不取惟有平地可耕者又
少所助不過酒稅而用度無常及用不足則不過
上千朝廷之銀絹而配疲民號爲變轉爾惟官減
費移有無尚可裨萬一

論韓范狂言相繼能黜小人必讒爲朋黨專權者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皆因仲淹
等出外欺妄攻擊

論契丹侵銀坊治谷地界乃爲元昊所敗慮我乘虛
必解仇復合此將來之患不可不憂

日抄分類文集六十一

三十一

薦王安石呂公著充諫官

論罷修奉先寺等謂紀綱隳頽未能整緝而務修祠
廟託名祖宗張大事體要所歸止爲小人圖利體
親 神御殿於禮不宜乞寢罷慶基殿只令三司
整補不理勞績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

乞不卑温成廟

論陳執中不學無識乞罷相論狄青得軍情有訛言
乞罷樞使皆極言無隱如指斥已死之姦此時公
爲法從非居言職也而言若此可謂無負論思之
選矣嗚呼執中不以官職爲身膏區物狄青不以智

高難辨之駭欺朝廷自今觀之皆熙幾大臣之事者而公與同朝略不少怨後世具位之臣豈復有執中狄青之比而稱功頌德者同然一辭亦果何哉

第四卷三狀並論修河謂故道淤高水不然行故決惟當順導防捍之季仲昌小人主修六塔河之說不可用

水災疏乞立皇嗣去狄青用五行傳簡宗廟則水為災及水陰類武臣亦陰類為說。再論水災乞用包拯張瓌呂公著王安石并乞安撫京東西及住上供米救兩浙旱

論賈昌朝除樞密劄子謂聽言在先察毀譽之人陛下用昌朝雖斷自聖心亦左右積漸稱譽之力此語極道得婉而切

第六卷乞編學士院制詔須朝廷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

論郭皇后影殿說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僥求恩賞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

論選皇子說充國公主既出降今誰與語言可承顏色此善於乘機之論也

封回梁舉直內降論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
陛下之過於中外此罪重於元犯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讖諱

議學狀云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
無異眾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竒怪以取德行
之名愚謂此天下名言也觀近世徐霖輩可見
論日曆狀元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
見聞又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今乞並考驗事實
及乞更不進本

許懷德不進第二讓官表歐公再論之不恕

日抄卷八

十一卷廿三

乞定兩制負數謂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

論包拯連逐三司使張方平采折伐其位蹊田奪牛
豈得無過整冠納履當避可疑極雖本無心而今
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諫諍之效因極而壞爲朝廷
惜

論舊納茶稅今變租錢其害五

論均稅希旨額外生數乞罷均

論臺諫官唐介等早牽復謂方今諫人主易論大臣
難介等因言大臣得罪不悔王陶因韓絳薦舉與
絳爭議徇公滅私乞召還介等

薦布衣劉義叟蘇洵陳烈舉胡瑗居太學梅堯臣充
直講蘇軾應制科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劉放
呂惠卿充館職乞與尹洙孤子銜一官皆汲汲人
材忠厚盛心也蘇洵舉詞謂履行淳固淳字似未
切或者學雖縱橫而操履自正謂惠卿端雅豈其
初年心術未露亦飭躬盜名者耶

辭侍讀謂學士相承多兼此職云學士俸簿朝恩添
請官以人輕一至於此其再辭謂既已陳述若不
踐言則貪榮冒宥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餽讓又
為矯偽之人

八日批文集六十一

四世四

五

辭給事中謂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

乞洪州凡士乞劄拳拳以乞便營緝墳墓為言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

聖躬康裕乞許臣寮上殿

永入大社乞專大臣充修太社太稷使

契丹求御容既已許之不可中止

祀儀十七祭並乞據開寶通禮自外而內

乞禁舉人懷挾

論西班牙之濫 于求內降人乞加本罪二等

乞相度權住所開孟陽新河謂所掘墳墓骨殖子孫

環守號慟其甚貧者用火燒焚是中原風俗皆以
焚骨為痛今鎮江一帶望近淮鄉已無火化者以
火化其親惟浙間數郡愚民耳。又云所開新河
入白溝河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保舉人行止乞指定乞館職官用崇文總目將見缺
書於三館取索校定

乞罷放燈

禁雕文字

學士院舉臺官只獨負不肯隨眾同舉

舉丁寶臣因遭懷賤事停官也

月抄文集六十一

廿五

馬牧劄子云唐世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

既河曲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樓煩皆
唐養馬之地今河東嵐石間及汾河之側乃唐樓
煩監地又狀只據見在草地打量已為民間侵耕
地土更不根究

論逐路取人劄子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及聚諸路
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若逐路分取則東南
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
多矣

乞獎用孫沔謂應於罷兵二十餘年經用舊人惟孫

馮在

言西邊事宜謂祚諒必叛今人謀武備非慶曆時恬不知兵之比當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移前日所擾我者擾之

論館職兩劄謂取士之失在先材能而後儒學先吏事而後文章愚謂儒學非止館職文章之謂或者公之門廷然歟

翰林學士為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為外制并雜學士待制通為兩制

館職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歲月疇勞

日抄文集卷六十一

三十一六

士通

論青苗兩劄有曰田野之民不知周官泉府為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又曰夏料錢春中俵散青黃不接以為齊惠尚有說焉秋科於五月俵散正是蚕麥登熟何各濟闕直放債取利爾乞散錢不取息乞秋料罷而不散此簡切語也

辭更侍三劄 英宗踐祚恩也乞出共七劄主濮議為呂誨諸人所攻也謝手詔兩劄蒙宣諭復留也乞出劄辨臺官所論陰醜事也乞致仕劄既得請守臯因以疾辭也上殿劄明司馬公乞立 英宗不

自言功也

辭青州劄自亳州得除也辭兵部尚書劄領青州而
辭其所除官也乞青州劄既到青州一年後也辭
太原府劄自青州易鎮時也乞致仕劄到太原申
前請也次劄援 太宗時太常少卿孔承恭年六
十一致仕自是歸老穎上而奏議終矣

奏事錄

記仁宗四十年不御爐不揮扇至嘉祐八年設爐火
而上益不豫

濮議

日抄文集卷六十一

世七

十一通

歐公晚年之鬱鬱者被陰私之謗也時議之謗及陰

私者激於公主濮議之力也而公之主濮議辛苦

至集為濮議者四卷錄其次第又設為或問以發

明之然滔滔數萬言皆以禮記為所生父母降服

一語為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

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

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

為人之後以生我者為父母已為人之後以命我

者為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指本生之稱自

宜因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同此一時並稱兩

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危身哉况帝王正統相傳有自又非可當人比耶

崇文總目

易類易三家田何焦贛費直也田何傳施孟梁丘最盛至後漢陳元鄭衆康成傳費易而田易亡及正弼爲注亦用卦象相離之經其傳至今

書類伏生所傳爲今文尚書孔惠所藏屋壁安國所定者號古文尚書陳隋間孔傳獨行晉梅熹以伏生舜典足其篇唐季明不喜隸古更今文行於世詩類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與河間毛公號四詩平帝時毛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皆毛學

禮類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補綴得百餘篇王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

樂類樂之沿革惟見史志

春秋類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自漢推三家盛行

于役志

貶夷陵時行程也

歸田錄

太祖初幸相國寺僧錄普寧奏見在佛不拜過去佛故至今焚香不拜

李庶幾在餅肆中一餅熟成一韻太宗聞之大怒故孫何為第一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和明馮新靴價馮舉左足曰九百和詬小吏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

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而馬與步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為三衙

仁宗至和二年不豫兩府至寢閣問聖體見用漆唾盂素羹盞藥衾褥皆黃純色皆故暗宮人遷取新衾覆其上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像在真遊殿而大內火遷玉清玉清火遷洞真洞真火遷上清上清火遷景靈景靈懼亟遷迎祥池水心殿都人謂之行火真君

觀文殿是隋煬帝殿名

張齊賢体肥大飲食至一大桶晏元獻清瘦如削勸卷半餅食之元獻幕客王琪骨立張亢肥大琪謂亢牛亢謂琪猴琪嘲亢曰張亢繩墻成八字亢應

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湯餅唐謂之不托晉東晉餅賦已有饅頭之稱

淮甬糟蟹一器數十蟹以皂筴半挺置其中則經歲

不沙愚頃見吳司戶良弼云蟹掩入椒一粒不沙

樓稅院瑛云蟹以夜糟不沙併記於此歐公又載

翡翠盞脣金又犀解爲小塊紙裹寘懷中待熱急

擣應手如粉

澎浪磯訛爲彭郎小孤山訛爲小姑而謂彭郎爲小

姑之壻小姑立廟封聖母愚往歲聞平江村落有

伍子胥廟訛爲姑夫杜拾遺訛爲十姨亦塑女形

吳郡文集卷一

四十一

而村民爲併廟云嫁姊夫世所謂神類此者衆

詩話國朝詩僧九人進士許洞會之分題出一紙約

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

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闕筆

筆說

老氏說謂老氏比諸子爲簡要愚觀老氏首言道可

道非常道又曰可道非道是首破天下萬世常行

之理而後來之蕩空者皆從而行之也又謂其數

見人情尤精愚觀其翕張予奪一掃毫之術也又

謂其治人之術爲至愚觀其卑退不爭又鉤致之

術也公之書老氏者三說似皆可疑

富貴貧賤說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者其庶幾乎愚謂此公涉世之言

鍾筵說聲在木乎在銅乎果在空器之中乎愚謂此禪家風幡之說也兩物相應造化自然初無可議學書靜中至樂說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愚按寓於有益主學書也君子則自謂也而又有羨於至人則老莊之說先入為主也夫至人者莊子創為戲言以薄聖人非果有其人也至人之次為真人其後有秦始皇魏大武嘗實其名而至人則至今未聞也何羨之有

菊說家菊性涼味甘野菊性熱味苦

道無常名說謂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此不可曉愚恐道流行於萬物間非別為一物在萬物之也

試筆

琴枕說老莊之徒多寓物以及人情信有心也哉愚不知何說

王文康公戒子弟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

佛書數十萬言可數談而盡其理請此名言也佛書初

無可言多作提頭敷衍耳

樂府

皆艷詞也

集古錄

多收墟墓碑間有事迹與史不同者以證史之訛缺
自後漢以來公卿之門生故吏始立碑頌德以伸
感慕至唐而子孫立碑

苟有可以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虫尤作五兵紂
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出
於李斯亦然

日抄文集卷二十一

四十二

十一通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
之今法帖有漢章帝百餘字有海鹹河淡之類

吳季子墓銘世傳孔子書按孔子未常至吳開元殷
仲恭摸搯以傳大曆中蕭何又刻于石

碑者石柱耳古者刻石為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
文既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元稹稱修桐栢宮
碑甚無謂也

漢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者綬也金銀乃其印章綬
所以繫印後世官不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有隨
身魚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者服紫衣而佩金

魚耳

李德裕立茅山三像老君孔子尹真人而自號上清
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今之使額皆唐宦者之職

社稷壇制見唐遷新禮記

何仙姑衡州人晚年黑瘦一衰媪

佛之徒曰無生者畏死也老之徒曰不死者貪生也
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苟免貪者不可苟得

附錄

祭歐公文。荆公東坡者極可觀吳充為行狀韓魏

日抄文集六十一

四十二

士通

公為誌銘皆典實蘇轍為伸道碑不及也諭孔子
文不在茲乎而叙及漢唐文字殊未安語亦有未
安處如云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又云嘉
祐之政世多以為得不明言得者何事云歷七部
守歷七郡可矣既曰歷又曰守似贅豈刊本誤耶
史傳凡四後二傳文方簡明

事迹。公之子發等所述公平生之行事備焉凡傳
誌皆取此其載唐書成公不肯看詳列傳宋公歎
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未有也愚謂宋公
文澁語苦歐公不欲分受後世之譏耳宋公感之

盃自知其文之不合於歐公也

墻清洞○謝絳遊嵩山見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疑古首辭自成文

公之子棐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來居襄占公私田園棐抑之坐貶後入黨籍

歐公年譜

公吉州永豐人綿州推官名觀之子四歲而孤隨母鄭依其舅家於隨年十歲借書立氏得昌黎文於故書中乞得之力學焉二十歲自隨州薦名禮部二十四歲當天聖八年以再薦魁禮部年三十歲責司諫

高若訥不救范文正坐貶夷凌今年三十四范公起為陝西經略辟公掌書記不就三十七知諫院三十八使河東回言麟州不可廢又使河北救降卒幾被殺者二千人三十九坐孤甥張氏置產事出知滁州四十二知揚州四十三移潁州樂西湖之勝將卜焉四十四知應天州四十六丁母憂歸潁州明年歸葬母吉州冬復還居潁四十八為翰林學士兼史館明年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出使契丹五十一知貢舉五十二知開封府五十三充御試詳定官五十四拜樞密副使明年參知政事五十七輔英宗即位年六

十爭濮議明年去國六十二知青州始令長子發築
室於穎六十四乞知壽州更號六一居士明年致仕
年六十六薨

唐文三變至韓文公方能盡掃八代之衰追配
六經之作嗚呼亦難哉文公沒未幾俳語之習
已復如舊天下事創之難而傳之尤不易故治
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蓋徃徃而然矣歐陽公起
十歲孤童得文公遺文六卷於李氏弊篋酷好
而疾趙之能使古文粲然復興今垂三百年如
公尚存時非有卓絕之資超絕前古疇克至此

迹其文詞益温而自然暢達夫豈人力之所可
強宋興百年元氣胥會鍾之異人固應然尔蘇
文忠公繼生是時公實獎掖而與之俱歐陽公
之摸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公之開陳治道
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然蘇公以公繼
韓文公上達孔孟謂即孔子之所謂斯文此則
其一門之授受所見然耳公雖亦闢異端而不
免歸尊老氏思慕至人辨繫辭非聖人之言謂
羸秦當繼三代之統視韓文公原道原性等作
已恐不同况孔子之所謂斯文者又非言語文

字之云乎故求義理者必於伊洛言文章者必
於歐蘇盛哉我朝諸儒輩出學者惟其所之焉
特不必指此為彼爾

慈溪黃氏日抄歐陽文集卷六十一終

日抄六十一卷

四十六

九

